

稻米和我

——五个稻农的镜头



稻米和我

——五个稻农的镜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稻米和我：五个稻农的镜头 / 孙敏等主编；马美艳等摄影.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6

ISBN 7-5057-2192-5

I. 稻... II. ①孙... ②马... III. 农民—人像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J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5086号

书名	稻米和我
作者	孙敏等
摄影	马美艳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廊坊长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9印张 30千字 106幅图
版次	2006年6月第一版
印次	200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192-5/J·70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翻印或传播。

序

林志光

“见证”（Bearing Witness）是“绿色和平”的核心价值，在三十多年的历史里，我们曾经通过各式各样的照片，向全世界揭露不同的环境问题。环境的破坏往往不容易被看见，我们借着图片把环境问题与人拉近；同时，我们亦可以通过照片展示解决环境破坏的方案。“稻米之路I——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就是绿色和平希望借助照片去展示稻米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主办的活动，只是，负责这次摄影的并不是专业摄影师，而是第一次拿照相机的稻农。

绿色和平一直在关注稻米的发展，特别是转基因稻米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养活了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粮食，值得我们慎重对待。联合国把2004年定为“国际稻米年”，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稻米的可持续生产。当时提出的口号“稻米就是生命”，对中国这个最大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国家来说，绝不止于一句漂亮的口号。同年，绿色和平就在云南举办了“稻米之路I——云南生态农业巡游”活动，通过多样性的影像，向全世界展示了稻米的故乡，丰富的稻种资源和我国稻农优良的传统耕作知识。

在稻米之路上，我们有缘结识了五位分别来自四个稻作民族的稻农，他们世代一直走在稻米之路上，他们是最接近土地、最接近谷子的人。为了更真实地见证稻米的重要性，以及谷子与生态、稻农生活与文化的关系，2005年初，我们把五部照相机交到这五位第一次拍照的稻农手中，并在云南省摄影师耿云生的指导下，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让五个稻农摄影师通过镜头，最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文化以及生态稻作知识。这些都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他们至今仍然十分尊重与珍惜。

一年下来，五位稻农摄影师共拍得数千张精彩的照片，他们既是摄影师，又是构成这些画面的部分。2006年2月份，他们初次离开家园聚首于昆明，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摄影师一同分享成果，细听各人诉说照片背后动人的故事。我们都不相信这些照片是完全没有摄影经验的稻农拍摄的，或者，照片里面所盛载的情感是外来摄影师永远无法注入的！

一张照片一个故事，挑选的过程非常艰难，每一张都难以放弃，每一张都凝聚了摄影者对土地的热爱和深情。最后，经过了几番的筛选，我们终于挑选了101张照片，集成本书，希望让更多远离土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稻农的眼睛去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对土地与稻米的感情。让我们这个祖祖辈辈被稻米养育的民族，可以借此契机，关注探讨稻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踏上真正的稻米生态之路。

踏上稻米之路 守望生态未来

——记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巡游

施鹏翔

稻米是一种粮食，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粮食。它是社会，是文化、政治、商业，是美丽的大地和社区中的人们。简言之，稻米就是生命。

踏上稻米之路

2004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

下午，大约七十名农民、水稻专家、稻作文化专家、新闻记者以及志愿者们乘上一辆辆的巡游者，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稻米之路——云南生态农业巡游”征程。“稻米之路”，我们取其义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将南下考察滇南和滇东南一些具有特色的稻米种植区及稻种保护区，去分享农民丰收的喜悦，见证这一片古老的沃土上丰富的稻种遗产，同时去认识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勤劳智慧的农民们是如何发展出富有生态农业特色的种植方法。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云南是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之一。“稻米之路”自云南出发，希望追溯稻米在中国，甚至亚洲地区所走过的漫长历史轨迹。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相信中国稻米的未来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是稻米的故乡，拥有丰富的稻米资源，稻米更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口粮和数亿农民的生计支柱。可是，中国可能成为第一个种植转基因稻米的国家，稻米故乡将要面对转基因稻米所带来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民以食为天，稻米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每天吃什么。在这十字路口上，我们将如何抉择呢？

出发了，我们的车队正往“稻米之路”的第一站新平进发。我想，如果稻谷有灵，不知它会否告诉我们稻米未来的路在何方？

稻田养鱼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基础。……对最为贫困的农民来说，生物多样性是他们避免饥荒的最佳保障。消费者同样通过广泛的动植物选择从多样性中受益。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南，处于哀牢山中段东麓。居住在“坝子”（云南人对平原的称呼）的花腰傣世代种植水稻，田里常蓄水，适合鳝鱼生长。它们在地埂脚打洞做窝，使田漏水，危及秧稻。傣族妇女在黄昏时分支起竹篓“下黄鳝”，诱其入篓捕捉。傣族妇女肩挑成团的鳝篓，闪动腰肢，像在舞蹈，构成独特的民族风情。

不过我们来新平，并不是为了观看傣女肩挑鳝篓的民族风情画，而是为了参考察这里的稻作生态技术：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永嘉楠溪江民间传说，三国吴时楠溪的先祖就已利用稻田养鱼，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稻田养鱼能够降低水稻种植的外部投入，在养鱼的同时也解决害虫、杂草的控制问题，鱼的粪便更为水稻田提供了天然的肥料。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杜汉斌等的研究表明，连年养鱼的稻田杂草鲜重和种类均明显减少，灭螟的效果明显。除了让农民减少投入，稻鱼的“相互作用”更意味着化肥农药不再污染农田水源，威胁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在新平县嘎洒村，当地的农技人员正在向农民推广这种稻作生态技术，并打算逐年扩大推广范围。

简单的技术，简单的道理。农田本来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水稻田又是各种农田中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一亩水稻田可能栖息了几十甚至几百种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稻田养鱼正是利用了生态系统一物治一物的道理，摒弃了更多的外部投入，而从稻田的生态平衡找寻稻米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它不是正演绎着“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的世界粮食日主题吗？

看来，稻农比大部分人都更清楚稻米之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类似稻田养鱼这类种养结合的稻作模式正在中国重新得到它们应有的重视。例如，近年备受农业部门推广的鸭稻共作是把鸭子全天候地围养在稻田里。以往很难对付的杂草、害虫变成了鸭子的饲料，而鸭粪又是上好的有机肥。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为水稻生长起到除草、捕虫、施肥和中耕等作用。

讽刺的是，鸭稻共作在我国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传统知识被人们所摒弃。二战以后，随着化肥、农药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稻田养鸭被认为是低效率的落后农法而被逐步弃置不用。最近十年，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稻田养鸭才又“死灰复燃”。

稻米就是生命

从亚洲大江大河的三角洲和流域，到喜马拉雅山麓，从非洲的热带雨林到中东干涸的大地，只要是稻米生长的地方，稻米就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饮食里、宗教庆典中、结婚喜筵上，或是绘画和歌曲里。

联合国将2004年定为国际稻米年，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探讨稻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用整整一年时间来探讨一种农产品的未来，是联合国成立至今史无前例的一项决议。

稻米就是生命，这对稻作民族来说，是一个很显浅的道理。来自维西县攀天阁乡的藏族农民喃建华说：“水稻是我们的生命啊，很重要的，我们祖祖辈辈就靠它了。”“如

果没有米，那也就没有我们啦。”在新平县嘎洒村，一位花腰傣的农民一边在他的稻田摸鱼，一边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

事实上，米饭不单是中国人的主食，也是众多民族文明发展的基石。云南的学者王东昕说：“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稻作农耕之间密切相关，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不是建立在稻作农耕基础之上，而且正是因为稻作农耕类型时空分布的多样性状况，才造就了云南多姿多彩的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形成。”

云南的地形、气候十分复杂，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众多民族分布在高山平原的“坝子”、半山和高山地区，因时制宜地种植不同类型的稻米品种。云南现时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有5000多份，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稻种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也离不开众多稻作民族在迁徙和开垦农地的漫长历史中，为了适应不同农耕环境而进行的选育过程。

虽然云南的各个民族居住在不同地理气候的地区，种植的稻米品种和耕作方法各异，但是稻米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中，最能体现“稻米就是生命”这个命题的就是云南的稻作民族都普遍相信稻谷拥有灵魂，并每年举行祭祀“母稻”或“稻神”的活动。

类似的祭祀仪式并不仅限于云南或中国的稻作民族。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稻神的观念也在东南亚地区广为存在。另一方面，在亚洲国家，米制品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在节庆活动、宗教仪式和人生仪式中，形形色色的米制品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日本人的人生三大礼仪中，都不能缺少米饭，新生时要供给产神，婚礼时要供给婚神，生命结束时要在死者枕边放上米饭。

稻作民族普遍存在、有惊人类同性的传统文化和祭祀仪式并不能以迷信来理解。稻民孕育了人和文明，人们也以尊敬的心态对待赋予他们生命和历史的稻米，稻米种植和形形色色的宗教文化活动也因之丰富了人类的文明。今天，我们在享受米饭的时候，可否想到它背后拥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底蕴？对孕育了我们生命和文明的稻米是否少了一份敬畏之心？

哈尼梯田的生态智慧

我们的车队在险峻的环山公路上驶进了哀牢山区。

哀牢山山高谷深，气候温和，植被覆盖率达64%。世代居住在哀牢山的哈尼族是云南历史悠久的民族。

哈尼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大规模的南迁活动，一部分哈尼族定居在红河与澜沧江之间的哀牢山、无量山的广阔山区，并在这里建立了令举世瞩目的梯田和梯田文化。最为壮观的元阳梯田，动辄几百层到几千层。据史料记载，云南梯田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哈尼族形容自己是“天神的儿子”，正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在广阔的山区像攀登天梯地劳作。

梯田不能没有水，水不能缺了森林，为了保护水源，哈尼人不单在沟壑两旁种植树木以涵水护土，更把森林尊为神，平时人和马畜不得进内。根据哈尼人的传统习俗，父母如果诞下新生儿，便要在寨脚的树林旁边栽下三棵小树并将胎盘埋在树底。

云南其他的稻作民族亦有类似的做法，将生态保护变成是泛灵崇拜和民族信仰的一部分。在西双版纳有四百多个类似的“龙山”，平日严禁任何人和牲畜进入。这些祭祀活动和信仰强化了人们对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意识。层层迭迭的哈尼梯田也不是一座已经被凝固，只供人凭吊或追思的历史遗迹，而是活生生的文化和农业生态系统。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稻米

自古至今，农业即意味着对自然的改造。无论是作物的驯化和改良，开垦耕地和引水灌溉都牵涉到改变自然生态。可是，农业又受到自然的限制，季节、气候、雨水、土壤、生物多样性，它们既提供了农业生产的必须条件，又制约着农业对自然的改造。

人类的文明发展充斥着企图征服自然的历史，但又不乏与自然并存的故事。农业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曾经相信化肥可以源源不绝地补充土壤的肥力，相信喷洒更多的农药可以保证收成，相信单一品种的大面积工业化种植是农业的出路，直到生态的代价变成经济和健康代价，我们才开始觉悟农田不是工厂，它们是生态系统。

但我们的祖先自古就明白这个道理。一方有一方的水土和气候，农民很早就学会驯

化、种植、改良和交换不同品种的农作物以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幸的是，很多的地方品种被认为是没有经济价值被抛弃掉，农民的传统知识被认为是落后的而被现代技术所取代。

水稻种植经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的“绿色革命”洗礼后，水稻增产了，但同时也付出了极严重的生态和社会代价。杂交水稻需要施更多化肥，而且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使得种植品种和基因趋于贫乏，需要大量的喷洒农药来控制病虫害的普遍发生。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水资源污染，田间天敌的减少，进而导致更多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农民跌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愈来愈多的科学家们呼吁，农业的革命不能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

可是，中国却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据了解，转基因水稻已经开始了在我国商业化种植的申请，转基因稻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生物技术公司及科学家鼓吹这将是“第二次绿色革命”。正如第一次的“绿色革命”，转基因稻米同样不是“绿色”的。

转基因稻米就是应用新兴的生物技术，把一些稻米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稻米中，使到稻米出现特别的性状，例如抗除草剂、抗病虫害等。它有别于杂交水稻，是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生命，过去亿万年来从未在地球出现过，将来亦不可能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出现。

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仍未有定论，但转基因农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却已然彰显。生态的影响将反过来威胁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绿色”革命留给世人的教训，也是2004年世界粮食日提出的警告。

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野生稻资源和地方品种资源都相当丰富，一旦基因污染出现，中国天然的水稻遗传资源宝库可能受到严重的破坏。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作为玉米的起源地和遗传多样性中心的墨西哥，早在2001年的研究中就被发现，其野生玉米已经受到转基因玉米的污染。根据北美洲环境合作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指出：“玉米在大多数墨西哥人心中，在文化意义、象征意义以及精神意义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瓦哈卡（Oaxaca）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农民都反对在玉米中引入任何转基因成分，他们认为转基因生物会对政治自主、文化认同、个人安全和生物多样性造成直接威胁。”

作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世界的粮食安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千百年来，人类就是利用作物种质多样性来培育新的农作物品种以对抗病虫害、新病害以及适应多变的气候和环境条件。

更可怕的是，转基因稻米一旦种到农田，就会不断繁殖和广泛传播，无法控制，一旦出错，难以挽救。河流受到化学污染可以治理，农田受到农药污染可以恢复，但野生稻米如果受到基因污染，将如何修复？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不可能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

稻米就是生命，我们愿意押下生命来参与这场没有回头路的赌博吗？

我们并非没有别的选择。针对着历史的教训，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正在崛起，它着眼的不是以技术革命来“武装”水稻，而是让农民重新认识土地，让知识回归农民，让农田恢复为健康的生态系统。

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多种防治稻米病虫害、增产增收的替代方案：一类是加强当地农民传统知识中对环境有益的农业实践，并通过参与式技术发展，用科学知识来提高这些传统知识，以此来培养当地生态农业的技术创新，例如稻田养鱼、稻田养鸭、多品种混栽；另一类是经过研究人员对生态农业技术进行整体性研究，并由研究机构 and 民间组织推动和培训农民掌握这些技术，例如病虫害综合防治（IPM）、水稻强化系统（SRI）、生物控制等。

真正的绿色革命也不再相信一种技术的革命或单一品种的推广，可以使不同地方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一方有一方的水土和气候，农田不是工厂，而是一个生态系统，所以，农业没有单一的出路，只有按照多样生态条件的多种出路。它相信农民——土地——生态之间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关系，真正的绿色革命只能从田中来，往田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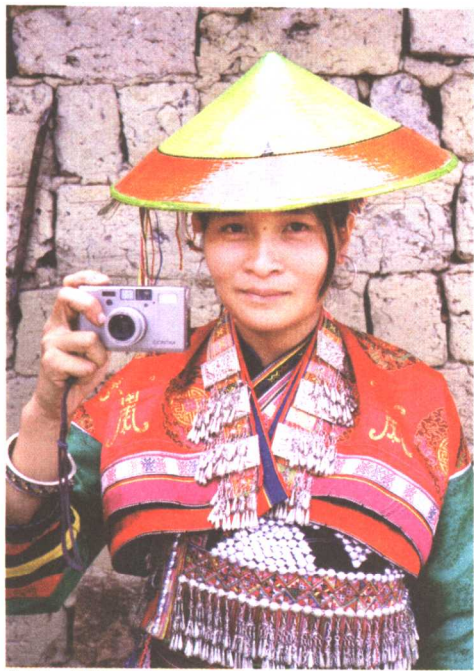
这个道理不难明白，难得是实施。因为这场真正的绿色革命不会为企业和科学家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它给予农民的可能是一种辨认田间昆虫的知识，或是另一种种植水稻的方法，而不是更昂贵的种子或更有效的农药。在科学研究愈来愈被商业利益驱动的今天，科研的焦点被严重地倾斜于可以盈利的产品开发上。

绿色和平相信：生态农业是农业的根本出路，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稻米之路漫漫而修远，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同行。

- 稻米是历史最悠久的农作物，人类种植稻米有一万年的历史。
- 稻米是世界上食用人口最多的农作物，是25亿人的主食。
- 单单在亚洲区，超过20亿人口从稻米及其制品中摄取70%–80%每天所需的卡路里。
- 稻米是全国过半人口的主食。
- 1998–2002年的5年间，我国稻谷年均总产188.1百万吨，占世界稻谷总产的31%，居世界第一。
- 在中国、泰国、越南、日本等国家的语言中，“吃饭”是“吃”的同义词。
- 大自然的遗传演变和人类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稻种资源，全球仅亚洲栽培稻资源就有14万份不重复的种质，我国已收集并编目的就有七万多份。
- 现时种植稻米的国家有113个。
- 亚洲是最主要的稻米生产与消费区，全世界超过90%的稻谷产自亚洲和在亚洲被消费掉，在亚洲各国的农业发展与社会文明史上，稻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目 录

序	V
踏上稻米之路 守望生态未来	VII
马美艳作品	001
熊贵芝作品	023
黎明富作品	045
李自康作品	067
白云仙作品	089
稻农的眼睛	III
后记	II9



耿云生 摄影

马美艳

“一年种两季水稻很苦很苦,但这是我们的生活。土地让我们永远都有吃的。我愿意把这些拍下来。”

云南新平县嘎洒镇大槟榔园傣族, 28岁, 小学文化程度。家里有四口人, 母亲、丈夫和儿子。丈夫在糖厂打工, 农忙回家帮忙干活, 家里主要活计还得靠她操持。她最喜欢拍摄大家在一起的场面, 还有漂亮的傣族姑娘。



小箩筐是用来捉黄鳝的，沟里田里的黄鳝就如一项环境指标，农药化肥用多了，鱼和黄鳝就少了。



唢呐是传统乐器，婚丧大礼少不了它。不过这里的人们，平时也喜欢来上几段。